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會 密多尊者闡禪宗

話說混沌初分，天地為兩儀，日月星辰為四象，山川草木，飛禽走獸，數不盡的萬物，生於其中。即人亦萬物中一物，只因人靈物蠢，人有知覺智識，能言善語，故配天地為「三才」，乃最靈者。以本來原有個正大光明的道理，自生來在孩提時，混混樸樸，未凋未瀉。光明一理，包含五內。及至長大成人，知誘物化，邪魅外侵，本真內鑿，把個大道喪失。所以萬聖千真，立言行教，只要人克復本來，見性明心。這克復的何事？明見的何物？就是為臣的，既受皇王官職，盡心事主，忠義報國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，貪位慕祿，希圖富貴，惜身家，不顧國。哪知根本既壞，枝葉終傷，後世子孫寧保不壞？為子的，要思身從何處來，乃父母生育。且說那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何等深思，孝敬不違，勞而不怨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為子的，貪妻愛，縱私欲，不孝雙親，哪知天鑒不宥，王法無私，報應卻也不小。為弟兄的，應該念父母血脈，同胞生來，弟敬兄，兄愛弟，何等光明大道！乃有一等，爭家產，為錢財，視弟兄如陌路，待手足如寇仇，哪知天合的弟兄既失，人合的財產怎長？為夫妻的，陰陽配偶，子孫相承，相愛相憐，何等光明大道！乃有一等，貪淫縱欲，棄舊憐新，憎妻寵妾。更有淫妒婦女，不守妻節，敗壞風俗，多有性命不保。為朋友的，要知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，勢利交，酒食友，處富貴親如手足，當患難視如路人。哪知天道好還，災難莫測，誰為救恤？這五倫道理，正大光明，人能永保不失，自然邪魅不侵，災害不作，福善資身，以完全生人道理。便是聖賢仙佛，也不過克全了這道。少有所失，便入邪宗。後有清溪道人五言八句，指出克復光明要法。 詩曰：

大道原明徹，邪魔擾世緣。
莫昧菩提樹，須開寶葉蓮。
五倫同此理，三省即先賢。
克復工須易，予欲又何言！

且說東京孝武帝寧康年間，天下廣闊，海宇遐荒。出中華外國，有五印度國。一個南印度國海邊，有一漁父名叫卜老。因他終日面無感容，見人只是嘻嘻，人稱他做笑不老。他夫婦兩個，日以捕魚資生。一日捕得巨口細鱗，將欲烹食，只見那魚有乞哀食生之狀。夫婦憐慈動念，乃計議放生，把這活魚仍投海水。那魚洋洋游去。夫婦二人，便思持齋改業，怎奈邊海無策贍生。正窘急處，忽來一個老僧到門化齋，只是大笑不止。漁父雖笑，這日卻有些感容。老僧笑問道：「漁翁，貧僧素知你好笑，今日何故面色淒淒？」漁父強陪笑臉，那漁婦便答道：「師父你有所不知，我夫婦原以捕魚資生，近為捕得一魚，將欲烹食，那魚狀若乞憐，我夫婦不忍，放它歸海。因思人生世間，有可充腹之物，有可治生之事，何必傷物性命，以養人身？棄了此業，又無計資生。我夫為此戚戚。但我夫平日好笑，他道：『有魚便有酒，有酒便有笑，有笑乃不老。』人所以因他姓名，遂呼他為笑不老。不知長老也笑不休，卻是因何？」老僧笑道：「貧僧打從中華來，到一處白蓮社，遇著一位遠公和尚，他有『虎溪三笑』禪機授我，因此學他之笑，一路化齋到此，逢人便笑，海邊村戶人家，都叫我貧僧做笑和尚。」漁父笑問道：「師父，我笑有個話頭兒，你笑不知可有？」老僧笑道：「貧僧有幾句話頭。」漁父道：「請念念我聽。」老僧一面笑著，一面口念著，乃念道：

笑，笑，笑，誰人識得這關竅。遠公傳我這根因，我因笑得笑中妙。豈是癡，非是傲，說與漁翁休見誚。你今向我笑笑人，我向你笑有玄奧。笑嘻嘻，自知道，非是笑九流，乃是笑三教。不笑為臣忠，不笑為子孝，不笑白髮自紅顏，不笑賢愚並不肖。也不笑矜驕，也不笑勢要，也不笑東施嫵母效顰，也不笑子建潘安才與貌。那笑陶朱猗頓富多金，那笑范丹蘇季貧無鈔。非是笑愚頑，不學甘棄暴。非是笑旁門，誑誤入左道。非是笑暗鸞瞽目不成人，感歎悲嗟怨天造。仰天終日笑無休，今笑漁翁奇長嘯。這呵呵，有獨樂；這哈哈，有自好。只為太平時序樂雍熙，但願豐亨無旱澇，四時佳景物色奇，風花雪月堪歡躍。一身丟開名利關，煩惱憂愁俱不效。古往今來只如斯，家風落在這圈套。你也嘻，我也笑，笑的是，浮生空自忙，是非閒爭鬧，人生何苦縹雙眉，且學老僧腔與調。

笑和尚念畢，乃問漁父：「你的話頭兒，也念念貧僧聽。」漁父笑道：「長老，我的話頭兒，卻是四個《西江月》。」乃念道：

歎世悲哀憂感，怎如哈哈嘻嘻。人生縱有百年輪，幾被憂愁奪易。
智者雖教看破，人情自古難齊。得歡笑處且怡怡，好個呵呵生意。
滿屋哄堂大噓，一人獨自向隅。世間惟有這鬚眉，他也立身天地。
笑伊禿髮何事？笑我終日漁魚。只有沽酒落便宜，因此呵呵為計。

笑和尚聽罷，笑道：「漁翁，你既呵呵為計，怎的又面帶憂容？」漁父道：「師父你不知，我前捕得一巨口細鱗，將烹而食，那魚狀若乞憐，我夫妻一時不忍，縱放它生於海。那魚得水，悠悠癢洋而去。因此我夫妻要持齋改業，又慮資生無策，因此憂慮不覺見於面，使師父見知。」笑和尚笑道：「漁翁，你夫妻既發慈悲，放生活物，我貧僧自有個與你資生計策。昨游海岸，見一物放大光明，近前看是何物，乃是一件寶貝，欲要把這寶埋藏海岸沙中。你夫婦既有放生活魚的仁心，貧僧豈無為你資生的好意！你可將此物上獻與國王，大則授你一官半職，小則賜你些金銀。何慮養生度日？」漁父笑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見的是何寶貝？」笑和尚答道：此寶不是凡寶。你聽我道：

一粒如粟，千劫不壞。堅牢不說，金剛九轉煉就，萬道霞光，照耀堪同日色。問根緣，從靜定中生出；說奧妙，自虛靈處發祥。如如不動，行無所住。才有這樣圓通，豈是那般虛幻。總來一個老禪和，留卻久修舍利子。

漁父聽得笑道：「我也曾聞僧家久修得道，化火自焚，必留一粒舍利，萬劫常存。但這寶貝，上獻國王，安知他受也不受？且這寶今在何處，何計取來？」笑和尚笑道：「此寶遠則九萬鵬程路尚近，近則一剎那間取即來。人人皆有，個個不無。」乃自胸襟內取出，付與漁父道：「舍利此物就是。漁父好去獻王。」漁父接得寶貝在手。那和尚化一道霞光而去。漁父得了舍利，打點進獻國王不提。

且說南印度國王歷代傳來，崇奉三寶。到一個國王，名德勝，生一子，心愛出家，修行成道，法號「不如密多」。這尊者誓願普度群迷，同歸大道，後成正果，位證二十六祖，演化東印度，此係前東度二十七祖成道。嗣後南印度國王，又傳位一個香至王。生三子，其季子名菩提多羅，也只愛出家，法號「達摩」。這老祖得二十七祖法器，欲繼普度之願，乃率弟子，演化本國。雖本無言之教，一意度人，明心見性，遵行正大綱常。自西竺東來，遇梁武帝，言論未合，摘蘆渡江，遺留聖跡而去。此乃後東度，今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，聽得海邊漁父進獻舍利子，乃到國王殿前，果見王坐朝。執事多官拜罷，一官朝王奏道：「今有海邊漁父進獻舍利子。」國王聞奏，道：「國以賢為寶，民以食為天。進獻的，不以賢、不以粟，那舍利子要他何用！」令執事官不得傳呼。正才傳令，只見殿階前一個僧人，身披著錦襴袈裟，手執九環錫杖，卻不是近地來的禪和，也不是外國到的長老，乃是密多尊者。國王一見便問：「汝有何意見朝？」尊者答道：「臣僧聞漁父進寶，特來謁王。」國王道：「予正在此說這寶無用於國，免傳他進。」尊者答道：「我王以何為有用？」王曰：「進賢治國，獻粟食民，這卻有用。」尊者答道：「信如王言，但臣僧願王收此舍利，蓋座浮屠寶塔藏了，建個佛會道場，以修功德，以遂臣僧普度化緣。」國王聽得尊者道場功德之言，乃問道：「道場功德何在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在王一心。」王曰：「予一心只在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尊者答曰：「王心敬天，自然風雨調順。王心法祖，自然民國泰安。」王笑道：「這道場，予知之矣。但不知此外更有何功德。」尊者答道：「建立道場，小則悔過消愆，

大則超亡薦祖。功德甚多，卻也說不盡。」王又笑道：「予嘗聞子有普度化緣之願，且說佛會道場，俱為外務末節。」尊者答曰：「佛會功德，即是度己、勸世、化俗，於功德最大。」王又問道：「怎麼最大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君子遵守王法，小人犯禁行惡。縱有刑加，藐然容有不畏。及聞佛會，便起敬心。不說三尺之嚴，頓悔一朝之過，有助政教，故云勸世。若上智不須佛會，君子可無道場，化善信，修陰功，前人留下這功課，願王遂臣僧普度化緣之行。」王乃笑道：「據汝此說，予正欲使四民守法，或有藐然不遵，使他同歸於善。便就修建一個道場，以答謝天地，未為不可。」乃令眾僧依據科儀，建立法事，立尊者為班首。尊者辭曰：「臣僧時有靜功，未便班居眾首。」王作主乃立眾僧中有德行者，職司班首。以尊者主壇。道場既建，水陸畢陳，雖遂普度化緣，實乃祝誕王壽。

按道場功課，燈燭虛儀，菩薩豈拜念所乾，佛祖非香花所愛。只是善念在人心，昭格在禱祀。那一念投誠修建，陽長陰消，福緣善慶，盛世不廢，功德有些。

按下尊者為王啟建道場不提。且說崑崙演派，蓬島分流，海有五嶽四瀆，名山勝水，哪一處不藏隱著神僧高道。有座崆峒深峽，削壁懸岩，中藏著一個全真道士，法名玄隱。這道士，他服氣不服氣，已列仙班；修性復修命，將成正果。一日偶出洞門，忽聞香信，把道眼遙觀，便知南印度國中修建勝會，乃向道童說道：「國度焚修，我與汝當隨喜。我駕青鸞先行，你可深鎖洞門，身騎白鶴後來。」道童唯命。只見道真駕著青鸞，頡頏霄漢，上下玄穹，霎時到了國中。入得道場，先禮聖像，後接眾僧，便問主壇。眾僧答道：「主壇尊者入定未出，道師當謁國王。」道士依言，先朝見國王，方來壇中拜謁尊者。此時尊者出定，兩人各敘禮通名。道士乃向尊者問道：「禪師，你佛會何因修建？」尊者答曰：「為王得舍利，且因貧僧有願普度，故建此道場。」道士道：「何樣科儀？怎生功課？」尊者答道：「酌水獻花，焚香課誦。」道士笑道：「此燈燭倉耳。」尊者亦笑道：「道門依樣，也有醮事。」道士笑道：「吾門固有，但其中如導氣運神，水火煉度，還有一種實用工夫，如龍虎坎離，嬰兒姪女，九轉還丹，一真朝聖，便與師尊空門大異。」尊者答道：「道師說的果然不差，只是吾門豈專焚修課誦，徒張鐘鼓香花，也有人定出靜實用功德，與道家共派同流。只是後人分門立戶，各顯其宗，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謬矣。」道士道：「果如師言，吾門抱元守一，即是釋家萬法歸一。釋家言五蘊皆空，即是吾門常清常淨。又何差別？」尊者道：「無始以來，我與道師心同此理。但願後人各歸正向，勿入邪宗。若有矛盾爭歧，須引他轍轆共孰。」道士唯唯稱善。後有稱兩教事異功同五言四句。

詩曰：

道行正乙法，釋修勸化因。

有如撫共剿，總是正人心。